

由孔子罕言性論儒家之性說

中國孔學會孔子誕辰紀念特刊 1993年9月

何顯榮

儒家哲學思想體系淵博宏大，為中華文化思想的主流，然而在見性方面，誠如子貢所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」〈公冶長〉，故一般人以為孔子罕言性。孔子曾說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〈陽貨〉，並未對此「性」有更多之敘述。早期儒家思想以「中庸」述及心性之學；中庸所謂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是為儒家心法的基本中心觀念。此性就是「本性」，荀子所說：「生之所以然者、不事而然，謂之性」、「性者天之就也」《荀子正名》，「不可學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謂之性」〈性惡〉，「性，生而然者也」〈論衡初稟〉，韓愈所說：「性也者，與生俱生也」〈原性〉。可謂性為天然所生就，故有「天性」之稱。

亞聖孟子曾提倡「人性本善」之說，他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」〈告子上〉；又說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」〈離婁下〉。其求則得之、君子存之，皆為人類本性所流露出的良知良能之心。孟子學說可視為此種根本思想之擴大詮釋者，繼承孔子弘揚儒學，因而使儒學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。

儒家於孟子之後，有荀子繼孔子之學，弘仁義之道，提倡「人性本惡」之說，他說：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而辭讓亡。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而忠信亡。生而有耳目之欲，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，合于犯分亂理，而歸于暴。」《荀子性惡》。荀子所見於人之性惡，若順之而無節制，則惡亂必生；因此他主張以智心之明辨化性起偽，以禮義法度治性惡，解人之所蔽，以恢復其清明之智心，闢邪說以正人心，使百家相形失色，而不振儒術以傳於世，故司馬遷以孟、荀並列，作傳於史記。荀子與西方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相近，近代受重視而地位提升，與孔子和孟子並稱為儒家三大師。

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惡之說，均為人所重視，程子謂：「善固性也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」由此可知人類性善與性惡之說均可同時成立，然而善與惡完全是對立的，這二種思想本體均可同時存在，可知人類思想體系的天賦本體不是單一性，而是二種天性同時存在，故每人與生具來的天賦本性均含有這兩種內在真實不變的思想本質。這兩種本性並立存在，尚未經確認，本文試以科學分析和佛家思想解釋其成立。

人類屬靈長類與黑猩猩和大猩猩較為相似，後二者幾乎每一骨骼、肌肉、內臟和血管皆可在人體發現。以身體各部的構造和比例而言，黑猩猩和大猩猩與人類間相似程度，超過人類和其他猿猴的相似情形。依據遺傳學上最近靈長類人科的分類法，大猩猩、黑猩猩和人類已併入同一「人科」，此二種與人類之間的血緣也非常相近，可由染色體組型得到證明；人類的組型有染色體數四十六條，與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四十八條非常類似。從抗原—抗體試驗的結果顯示黑猩猩和大猩猩與人類的血清蛋白非常接近，尤其黑猩猩血紅素胺基酸的排列與人類的排列相同，DNA（去氧核糖核酸）僅有百分之一～二差異；可知黑猩猩與人類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九相同，兩者的差異，就好比馬與斑馬，仍保持著分化後不久的狀態。如孟子所云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。」〈離婁下〉。故人類和黑猩猩或一般高級動物有相似的軀體，當然也含有動物天生自有的本性，即「動物本性」。所謂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」《禮運》及「食色性也。」《論語告子》就是這種性，也是人類天生所必須具有的

一種「本性」，譬如：飢而欲飽，寒而欲煖，勞而欲休等；進而目欲美色，耳欲妙音，鼻欲芳香，口欲甘味，體欲輕煖等，這種動物本性稱為「欲性」，又稱獸性。欲性非惡，譬如自私之本身並非惡，自私過當乃惡；而任欲性氾濫，產生欲心，縱慾荒謬，貪得無饜，詐取豪奪，鬥爭暴亂，造起惡端，才是為惡，故有人直以欲性為惡性。

在諸子百家中，對於本性的闡釋，佛家最為詳盡。當釋迦牟尼佛初成道時曾說：「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。」《華嚴經》，本性之一就是這個「如來智慧覺性」，又稱為「真如本性」；這種本性的表現，本來就沒有分別是善或惡，不因人而異，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，不青不黃，不屬有無，不計新舊，非長非短，非大非小，本自清淨，本無動搖，無形無相，能生萬法，是人類生而具有內在真實不變的本質，和佛法依緣起性空的「自性」完全不同，惠能大師說：「本性是佛，離性別無佛。」《六祖壇經》，為別於空性的自性，因此將這種「本性」稱為「佛性」。經研究後發現人類與黑猩猩最大的不同是在於心智，這種心智是由人類特有的真如本性——「佛性」所生。佛性就是如來智慧覺性，其內涵有二要素：一為如來覺性，即佛的覺性，有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的能力，可以察知善惡事和開悟真理的天性；另一為如來智慧，即佛的智慧，又稱摩訶般若、般若智、大智慧，即可以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，含有思維、判斷、假設、創造、計劃、計算與語言等智慧能力。此處的「佛性」與一般人所云：「萬物皆有佛性」的「佛性」有別，因為「萬物」和「佛性」二句的定義，與中文的實際意義有所不同。此處的「萬物」，顯

然不包括無生命的物質，若以所有的生物為範圍，則此處的「佛性」絕非本文所謂的「佛性」，應以所有生物共有的特性表示，或以「靈性」表示，寫成「萬物皆有靈性」較易於理解，然而「人人皆有佛性」。

由科學家研究動物天生的本性所得的結論：由動物的欲性所產生相互間仇恨傾軋和好戰殺戮的天性，認為動物是壞胚子。人類的壞性格比其他動物有過之而無不及；因為人類除了有欲性外，另有超越其他動物的佛性，其中的如來智慧，擁有思維、判斷、假設、創造、計劃和計算等智慧能力。若人性由欲性主宰，則五蘊熾盛而蒙蔽其如來覺性，為滿足欲性，用優越的智慧能力為惡，作奸犯科，弊端滋生，造成綱紀敗壞，道德淪喪，社會動亂，甚至研究戰術，製造武器，挑起戰爭，殘殺生靈，毀滅一切，其為惡之鉅，遠超過其他動物。故人類天賦的智慧能力若不能善用，則成為為非作惡的推動力，這種能力應用愈多，為害愈大，故佛家稱此種「智慧」為「小聰明」，以別於人類真如本性的「佛性」。

每個人均擁有佛性和欲性二種本性，若淡薄欲性，發揮佛性，則為聖賢；若佛性中之如來覺性被蒙蔽，運用聰明以呈其欲性，則成為社會敗類；若佛性完全泯滅，不用頭腦思考，而呈其欲（獸）性，即是等於禽獸；一般人均時時混用此二種本性，由佛性對欲性所佔的比例多寡，以示其品格的高低。現代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認為性字之通義，依其應用層面有三：一、生物本能、生理欲望、心理情緒等屬於自然生命之自然特徵所構成的性，為最低層，此即本文所謂的欲性；二、氣質之清濁、厚薄、剛柔、偏正、純駁、智愚、賢不肖等所構成之性，為較高層，此即本文所謂人之本性，含有欲性和佛性；三、超越的義理當然之性，純屬於道德、精神生命者，所謂天命之性、義理之性，為最高層，此即本文所謂佛性。

性為天賦本體，由本體接到色、受、行、想和識五蘊的作用，而產生在內或向外的意念就是「心」，也就是吾人所謂的「心念」，故心為性體之用。「性」是從本體上說的，「心」是從應用上說的。人之本性為性善之說，是根源於人類特有的佛性，而性惡之說則根源於人類為動物之身的欲性。人既然天生賦有佛性和欲性，相互影響一個人的觀念，人心因而有善有惡，使品性有優劣之差異。一般人的「人性」，均含有佛性和欲性二性的同時存在。由純佛性所發出的心，即是道心；純欲性所發出的心，即是欲心，又稱獸心。一般所謂「人心」，

則是不含覺性的佛性和含有欲性所發出的心，即聰明結合欲性所生心，介於道心和欲心之間，又稱「人欲」。在人生哲學思想體系中，應由修心養性起始，以求明心見性。宋儒朱子所謂：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。」即在淡薄欲性，去除人欲，發揮佛性，使人心轉成道心，如老子所云：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」《道德經》。王陽明所云：「吾輩用功，只求日減，不求日增。減一分人欲，便得一分天理。」《傳習錄》就是此理。

中華道統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而後，由孔、孟所繼承。漢武帝以後，儒家學說就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。孔孟學說的中心，就是「仁義」；仁者，心之德，愛之理；義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。又論語里仁篇，子曰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孔子「一貫」之道，即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，曾子解為忠恕之用；盡己之心為忠，推己之心為恕。孔孟學說的中心「仁義」和孔子一貫之道「忠恕」，兩者均為內在的良知，此良知乃是道心所屬，道心出於佛性；換言之，仁義和忠恕均出於真如本性的佛性。故孔孟學說的中心和孔子一貫之道，文義雖有不同，但是其源之本體，同為一佛性，故仁義和忠恕兩者所闡述之理，不相衝突，且可發揚光大。

儒家思想傳至宋代以後，宋明諸儒上承儒家經典本有之義，融入佛老心性理論，成為近代儒學，稱為「理學」，闡揚儒家聖學，與佛家的心性思想相近。宋儒朱子教導百姓「去人欲、存天理」。王陽明云：「心能盡乎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，斯時正天命之性。」兩大儒者所言略同。綜合言之，儒家心法的思想，可謂為去除「欲性」的污染，保持「天命之性」的純真，以天理之心，修己待人，成為上品之人。然而二位大儒對心與性的看法不同。明儒王陽明以為性即心之體，心即理，故性亦即理。他所謂良知即心，吾人以固有良知為本，達到致良知；若以「性」（佛性）所發出之「心」（道心），具有良知良能，不涉「欲性」，可以主宰一切事物，當然合於「理」（天理）解釋，則可以說明「心即性，性即理」，心、性、理，三者常視為同義，是為「性理的全義」。然而朱子認為心為氣之靈，能知覺，有動靜，而其知覺動靜之理，則是性；所謂心不是性，性者心之理，性即理，心與性、理為二分，是為「性理的偏義」，如此論心，和孟子之本心是實體道德心義不同，故朱子心學自成另一系統，形成性理的全義和偏義二種思想系統的分化。若根據本文所謂人人具有「佛性」和「欲性」兩種天賦本性的說法，以人心含有欲性

，以道心出於佛性，和天理即是佛性，則許多理學上心性問題的議論，可以很容易解決，及貫通理學伊川朱子一系和其他宋明大儒對於心與性、理的鴻溝。

朱子所言心有人心和道心之分；所謂人心，即是因人稟天地之氣，不能無偏、無濁，故人心是如水之流而至於濫的「人欲」。所謂道即性，性即道，道與性是一物。若依據本文人類心性的剖析，心出於性，道心出於佛性，亦即出於天理。若心為人心，則人心即是人欲。主宰一切事物的人心，非出於純佛性，而含有欲性，故朱子主張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」。就以「中庸章句序」心學部份說明之，朱子云：「蓋嘗論之，心之虛靈知覺，一而已矣。而以為有人心（含有欲性）、道心（出於佛性）之異者，則以其或生於形氣（肉體）之私，或原於性命（佛性）之正，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難見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（肉體），故雖上知不能無人心；亦莫不有是性（佛性），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。二者雜於方寸之間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則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，而天理之公，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，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；一，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，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；則危者安，微者著，而動靜云為，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」。由此可知朱子解釋「中庸」心學，仍契合本文人類天賦本性含有佛性和欲性的說法。故心、性是同義或二分，均可說明之。

總之，人的天生本性擁有佛性和欲性，已是不爭的事實，然而應用此種架構以解說人性所顯示的現象，本文剛起步而已。若以此解說「中道」，則可貫通中華文化的道統心法，使中華道統一貫之道由「中道」代表，尚需詳加解說。